

藏地八千里

徐杉 著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徐 杉 著

藏地八千里



四川大学出版社

特约编辑:欧风偃
责任编辑:楼 晓
责任校对:孙滨蓉
封面设计:原谋设计工作室
责任印制:李 平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藏地八千里 / 徐杉著. —成都:四川大学出版社,
2011.12
ISBN 978-7-5614-5649-1

I. ①藏… II. ①徐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75700 号

书名 藏地八千里

著 者	徐 杉
出 版	四川大学出版社
地 址	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(610065)
发 行	四川大学出版社
书 号	ISBN 978-7-5614-5649-1
印 刷	郫县犀浦印刷厂
成品尺寸	170 mm×240 mm
印 张	15.5
字 数	279 千字
版 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版
印 次	201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46.00 元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◆读者邮购本书,请与本社发行科
联系。电 话:85408408/85401670/
85408023 邮政编码:610065

◆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
寄回出版社调换。

◆网址:<http://www.scup.cn>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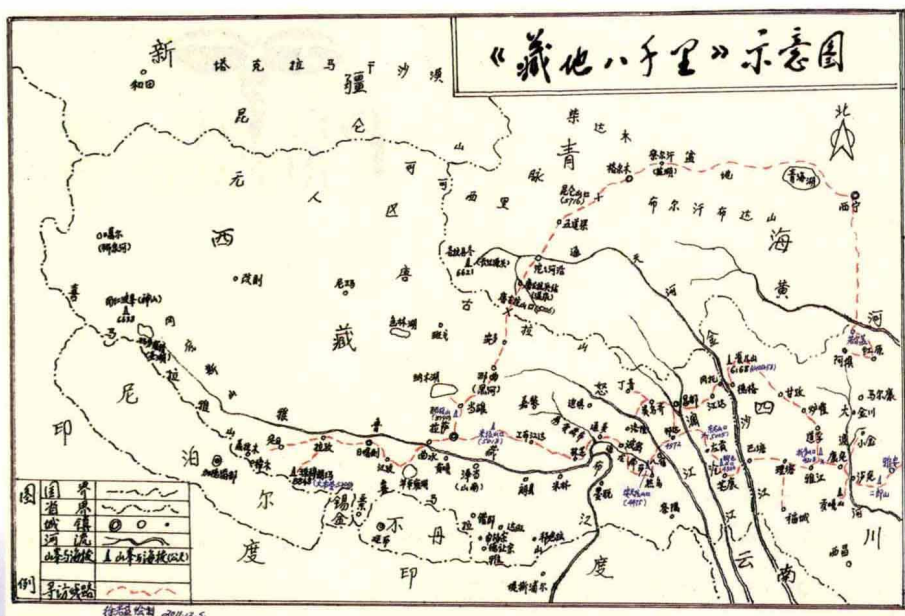
P自序
REFACE

我与藏地有着特殊的缘分。

我父亲是一名军人，隶属于传奇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。1951年，他同十八军的战友们一道，从四川出发，一步一步走进西藏，一边战斗，一边筑路，整整走了一年多，终于到达拉萨。无数与他一道出生入死的战友倒在途中，永远安息在雪域高原的蓝天白云之下。父亲在西藏度过了二十年光阴，足迹遍布西藏各地：昌都、林芝、山南、日喀则、那曲、亚东、申格中、邦迪拉、德壤中，还有昆仑山、羌塘、可可西里……

西藏实行民主改革之后，急需教师和医生。我母亲遂于1961年作为援藏教师，毅然奔赴拉萨。进藏途中，她在唐古拉山下休克，若不是遇到在沱沱河考察的北京科考队，连夜将她送到格尔木抢救，险些失去生命。父亲不知她的下落，手持一张照片，一个兵站接一个兵站地打听，一直找到唐古拉山，又追到格尔木。今天看来，这是多么动人的故事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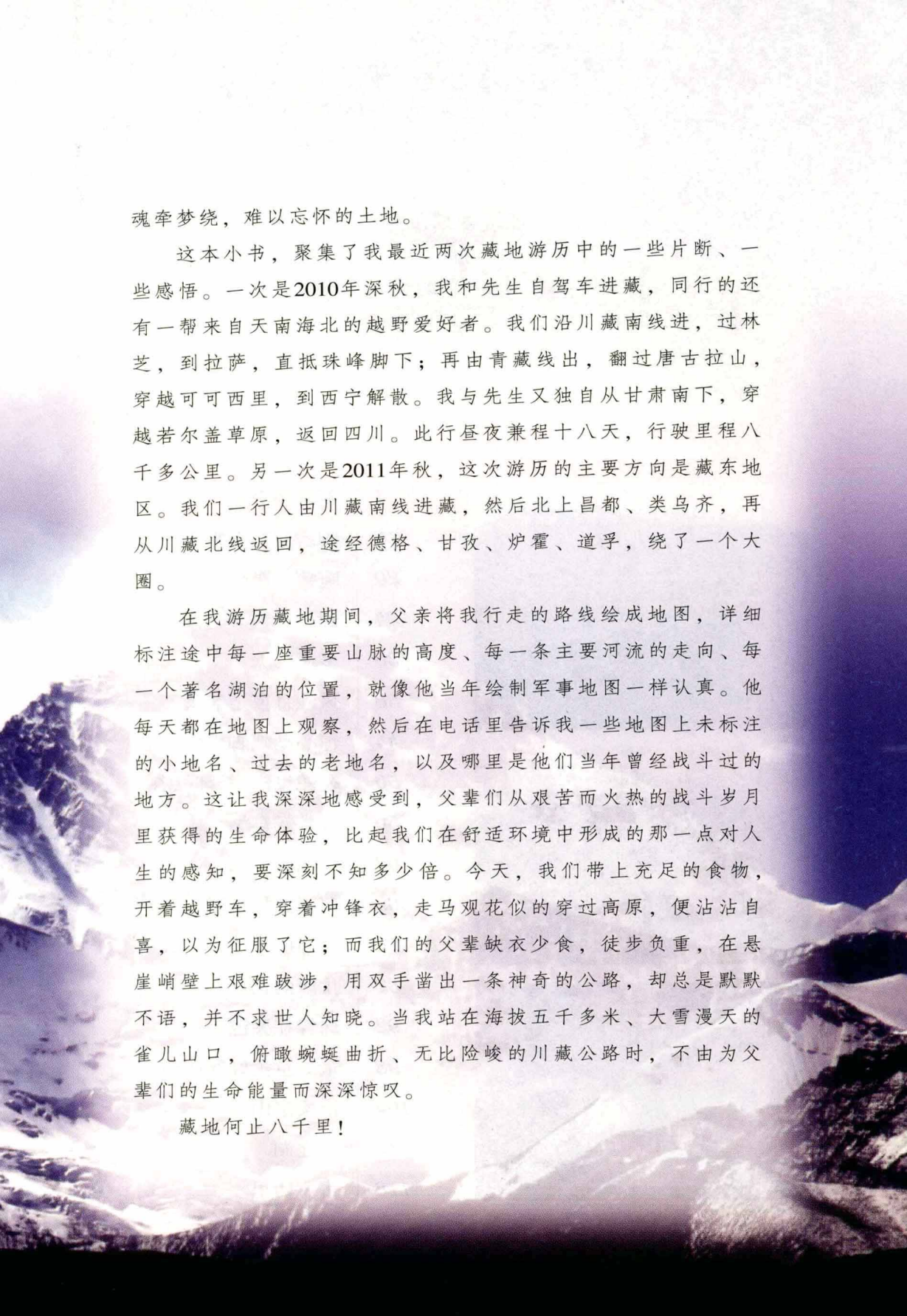
我童年时，曾在拉萨和林芝度过了一年时光。后来，由于难以适应高原气候，被母亲送回了成都。我至今记得，当时医生在诊断书上写的是：“高原型心脏病，速乘飞机内送。”这一年虽



然短暂，但其中的许多生活细节，至今记忆犹新，恍若昨天。

我的父辈把最灿烂的青春年华献给了西藏，又把对西藏恋恋不舍的情结留给了我们这些后代。因此，我对西藏始终有一份关注，一份牵挂，以至于不能自己，一次又一次踏上那片拥有世界上最奇异的光与影，拥有世界上最多的未解之谜的神奇之地。

我先后十多次进入藏地，行程累计三万公里以上。每一次游历藏地，惊心动魄的经历都让我不断告诫自己：以后不能再如此冒险！但每一次回到家后，所有的劳累和艰险，很快就都变成无比美好的回忆，让我思绪纷飞。偶遇的一个人，一个村庄，一座庙宇，风雪荒原上的一个小店，甚至一些说不出时间与地点的记忆亮点，都会随时在眼前闪烁，把我带回那片让我



魂牵梦绕，难以忘怀的土地。

这本小书，聚集了我最近两次藏地游历中的一些片断、一些感悟。一次是2010年深秋，我和先生自驾车进藏，同行的还有一帮来自天南海北的越野爱好者。我们沿川藏南线进，过林芝，到拉萨，直抵珠峰脚下；再由青藏线出，翻过唐古拉山，穿越可可西里，到西宁解散。我与先生又独自从甘肃南下，穿越若尔盖草原，返回四川。此行昼夜兼程十八天，行驶里程八千多公里。另一次是2011年秋，这次游历的主要方向是藏东地区。我们一行人由川藏南线进藏，然后北上昌都、类乌齐，再从川藏北线返回，途经德格、甘孜、炉霍、道孚，绕了一个大圈。

在我游历藏地期间，父亲将我行走的路线绘成地图，详细标注途中每一座重要山脉的高度、每一条主要河流的走向、每一个著名湖泊的位置，就像他当年绘制军事地图一样认真。他每天都在地图上观察，然后在电话里告诉我一些地图上未标注的小地名、过去的老地名，以及哪里是他们当年曾经战斗过的地方。这让我深深地感受到，父辈们从艰苦而火热的战斗岁月里获得的生命体验，比起我们在舒适环境中形成的那一点对人生的感知，要深刻不知多少倍。今天，我们带上充足的食物，开着越野车，穿着冲锋衣，走马观花似的穿过高原，便沾沾自喜，以为征服了它；而我们的父辈缺衣少食，徒步负重，在悬崖峭壁上艰难跋涉，用双手凿出一条神奇的公路，却总是默默不语，并不求世人知晓。当我站在海拔五千多米、大雪漫天的雀儿山口，俯瞰蜿蜒曲折、无比险峻的川藏公路时，不由为父辈们的生命能量而深深惊叹。

藏地何止八千里！



目录 CONTENTS

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 | 新都桥今昔 |
| 10 | 雅砻江边有缘人 |
| 20 | 噶嘛呢叭咪吽 |
| 24 | 理塘·天葬·仓央嘉措 |
| 30 | 多面巴塘 |
| 38 | 风沙月夜走芒康 |
| 44 | 惊心动魄脚巴山 |
| 50 | 夜闯鬼门·怒江峡谷 |
| 56 | 天堂候车站 |
| 62 | 在波密 |
| 69 | 何不选林芝当首府 |
| 76 | 阿沛庄园还有什么 |
| 82 | 拉萨的记忆 |
| 92 | 珠峰在哭泣 |
| 98 | 最如意美好的庄园 |
| 104 | 沧桑宗山堡 |
| 110 | 天之湖 |
| 116 | 可可西里 |

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
| 124 | 盐山·青海 |
| 132 | 说不尽的强巴林寺 |
| 140 | 极乐与地狱 |
| 148 | 大山深处的查杰玛 |
| 157 | 红尘之外措布沟 |
| 168 | 德格印经院 |
| 180 | 羽翼下的转经之地 |
| 189 | 佛土甘孜 |
| 198 | 三只小马驹 |
| 209 | 龙灯草原的前世今生 |
| 220 | 八美奇遇 |
| 232 | 磨西往事 |
| 240 | 后 记 |





新都桥今昔



穿过五公里长的二郎山隧道，就进入甘孜藏族自治州辖下的泸定县。这里是进入藏区的第一个地理分界线，景色与潮湿多雾的四川盆地迥然不同：碧空如蓝，阳光灿烂，山峦起伏，水流奔腾，干燥而又清凉的空气中弥漫着野花牧草的清香。再往前四十多公里，就到达州府所在地康定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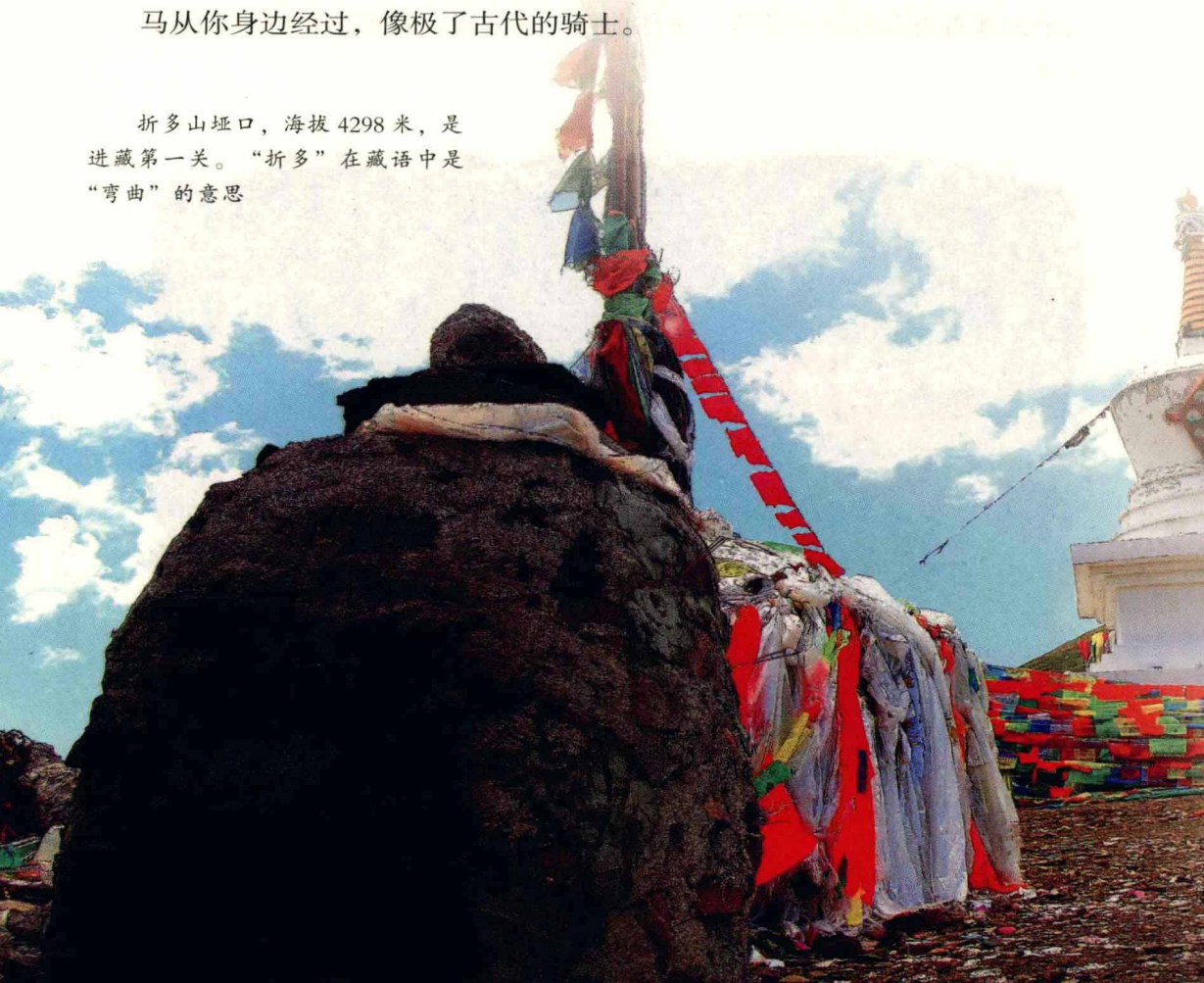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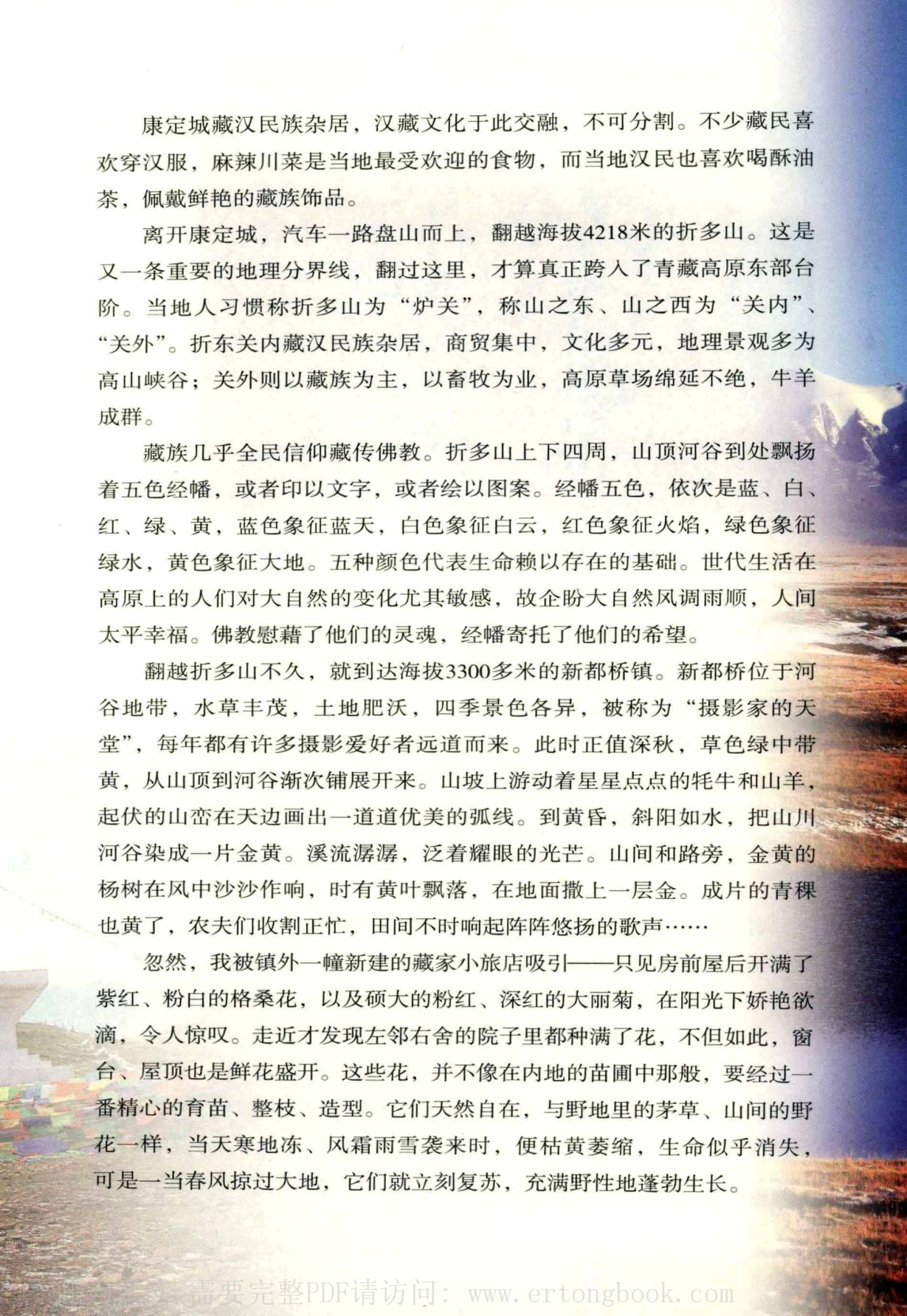
康定夜景

康定，藏语叫“达者都”，意为“三山相峙、两水交汇的地方”。古属牦牛国疆域。传说三国时诸葛亮在此铸箭，因称“打箭炉”或“炉城”。其实，“打箭炉”即“达者都”译音。关于诸葛亮铸箭之传说，是后人附会。这是一个典型的“俗词源”。唐宋属吐蕃。清雍正七年置打箭炉厅，光绪三十四年（公元1908年）改设康定府。1939年建西康省，简称康，为中华民国延续清朝制度所设置的二十二省之一，1950年更名西康省藏族自治区，辖区主要为现在的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、阿坝藏族自治州、凉山彝族自治州、攀枝花市、雅安市及西藏东部昌都地区、林芝地区等，首府即在康定。五年后，西康自治区建制取消，康定划归四川省。

这是一座因茶马互市而繁荣起来的城市。在清末，这里已有几十家以茶为主要贸易品的锅庄。这是一座因《康定情歌》而声名远扬的城市。在这浪漫之地，随处可见彪悍粗犷的康巴汉子，一个个身着宽大的藏袍，足蹬牛皮长筒靴，腰挎藏刀，头上盘着夹有红丝线的粗大辫子，不时策马从你身边经过，像极了古代的骑士。

折多山垭口，海拔4298米，是进藏第一关。“折多”在藏语中是“弯曲”的意思





康定城藏汉民族杂居，汉藏文化于此交融，不可分割。不少藏民喜欢穿汉服，麻辣川菜是当地最受欢迎的食物，而当地汉民也喜欢喝酥油茶，佩戴鲜艳的藏族饰品。

离开康定城，汽车一路盘山而上，翻越海拔4218米的折多山。这是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，翻过这里，才算真正跨入了青藏高原东部台阶。当地人习惯称折多山为“炉关”，称山之东、山之西为“关内”、“关外”。折东关内藏汉民族杂居，商贸集中，文化多元，地理景观多为高山峡谷；关外则以藏族为主，以畜牧为业，高原草场绵延不绝，牛羊成群。

藏族几乎全民信仰藏传佛教。折多山上下四周，山顶河谷到处飘扬着五色经幡，或者印以文字，或者绘以图案。经幡五色，依次是蓝、白、红、绿、黄，蓝色象征蓝天，白色象征白云，红色象征火焰，绿色象征绿水，黄色象征大地。五种颜色代表生命赖以存在的基础。世代生活在高原上的人们对大自然的变化尤其敏感，故企盼大自然风调雨顺，人间太平幸福。佛教慰藉了他们的灵魂，经幡寄托了他们的希望。

翻越折多山不久，就到达海拔3300多米的新都桥镇。新都桥位于河谷地带，水草丰茂，土地肥沃，四季景色各异，被称为“摄影家的天堂”，每年都有许多摄影爱好者远道而来。此时正值深秋，草色绿中带黄，从山顶到河谷渐次铺展开来。山坡上游动着星星点点的牦牛和山羊，起伏的山峦在天边画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。到黄昏，斜阳如水，把山川河谷染成一片金黄。溪流潺潺，泛着耀眼的光芒。山间和路旁，金黄的杨树在风中沙沙作响，时有黄叶飘落，在地面撒上一层金。成片的青稞也黄了，农夫们收割正忙，田间不时响起阵阵悠扬的歌声……

忽然，我被镇外一幢新建的藏家小旅店吸引——只见房前屋后开满了紫红、粉白的格桑花，以及硕大的粉红、深红的大丽菊，在阳光下娇艳欲滴，令人惊叹。走近才发现左邻右舍的院子里都种满了花，不但如此，窗台、屋顶也是鲜花盛开。这些花，并不像在内地的苗圃中那般，要经过一番精心的育苗、整枝、造型。它们天然自在，与野地里的茅草、山间的野花一样，当天寒地冻、风霜雨雪袭来时，便枯黄萎缩，生命似乎消失，可是一当春风掠过大地，它们就立刻复苏，充满野性地蓬勃生长。



新都桥民居

男主人出来，热情地招呼我们住下。这人颇为健谈，而他的名字更是让人过耳不忘：革命。他的妻子叫尼玛措。在藏语里，“尼玛”的意思是“太阳”，“措”是“湖”。“太阳湖”比丈夫小十六岁。说起妻子，革命很是得意，大刺刺地对我们说：“哦呀，没得办法，老牛就是喜欢吃嫩草！”小旅店多是妻子在打理。两个儿子都长得浓眉大眼，十分可爱，不停地吃零食，看样子自家小卖部的东西一半要被他们消耗掉。

黄昏时分，我坐在鲜花环绕的小院里，静静地看着晚霞映红远处山顶。山色由红转黄，再一点点淡下去，慢慢地蒙上一层蓝灰色；灰色渐渐转深，又一缕缕染上黑色，越来越深，直到浓重的夜色覆盖整个大地，星月升上天空。

我曾多次路过新都桥。每次过路这里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一位令人尊敬的长者，他便是峨眉山佛教协会副会长通孝法师。

通孝法师是一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。1921年2月出生于

四川射洪一个诗礼传家的殷实大户，十四岁那年偷偷到峨眉山大坪净土禅院出家。其间，家人几次上山苦苦相劝，但始终没有说服他返回家乡。1936年，他到新都宝光寺受戒，随即入宝光寺佛学院学习，毕业后到重庆缙云山汉藏教理院深造。汉藏教理院是1932年秋，由中国佛学会主席太虚法师倡议，川军军阀刘湘等赞助兴办的四川第一所高等佛学教育学府，课程以藏文、佛学为主，兼授历史、地理、法律、农业、伦理、卫生等学科。三年后，通孝法师考取公费入藏学僧，在拉萨哲蚌寺依止多吉活佛深研藏传佛教经典，经十余年苦学精修，获得藏传佛教格鲁派最高学位——格西学位，其师亲赐藏名“多吉尚祖”。

通孝结束藏地的学习，即取道返回峨眉山。途经雅江县时，恰遇我十八军进藏。于是，精通藏汉语言的通孝主动为十八军做群众动员工作，劝告藏军放下武器。当地政府与部队首长见通孝在群众中颇有威信，几番动员他还俗，为新中国作出更多的贡献。经过一番思索，通孝终于答应。几年后，他又调到康定。

然而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通孝法师不幸受到冲击，被错误地关进甘孜州监狱。而这监狱，就位于新都桥。

起伏的山峦在天边勾画出一道道美丽的弧线





我曾采访过一些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蒙冤入狱的人，无不满腔愤懑，怨声载道，唯有通孝总是嘿嘿一笑，说出家人到哪里都一样。有时他还会露出孩子般的调皮，告诉我在监狱里他如何为犯人争取权益，与看守积极配合管理等。“犯人也是人，何况那个年代很多是受冤枉的好人！”末了他常会这样说一句。

2007年9月，通孝法师圆寂后不久的一天，我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，自称是法师的狱友，想跟我谈谈与法师在狱中的往事。我如约前往，只见一位须发尽白的清瘦老人等候在那里。

“我是共产党员，参加过抗美援朝，还立功受奖。”老人一开口就表明了自己革命者的身份，以表示自己与监狱里某些无赖之徒有本质区别。“我是个性格刚烈的人，凡事不肯低头。”他说，就因为这份倔强，他在监狱里受尽磨难，直到认识通孝法师。“后来通孝法师来送饭，他一边给我喂饭，一边循循善诱开导我，甚至给我清洗身上的污物……”倔强的老人说到这里，喉结有些颤抖。他不停地强调，是通孝法师改变了他的的人生观，教他在逆境中学会了宽容与淡定。

当我问他在平反恢复工作后，是否曾设法营救通孝法师时，他摇摇头，说出一件更离奇的事。

那是通孝还在雅江为十八军做群众工作时的事情。有一天，通孝在牧场偶遇一个浑身泥土的放牛娃，遂停下脚步招呼孩子走近，并替他灌顶。孩子家人对忽然而至的荣幸又惊又喜，不知所措。通孝说，这孩子将来必为大官，你们好好照顾他，最好让他读书。事后通孝也没将此事放在心上——每天有许多事情要他处理——渐渐也就淡忘了。后来，法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身陷囹圄，而当年这位放牛娃，竟果然如法师所料，成为某省政府的一位高级干部。他一直在打听通孝法师的下落，只因不知道法师的汉名和详细情况，所以始终如大海捞针，没有结果。终于，皇天不负苦心人，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后，他终于找到当年为他灌顶的通孝法师。法师终于跨出监狱大门，当年的“放牛娃”将法师接到家里，献上了最隆重的礼遇。

1980年，通孝法师平反出狱，返回峨眉山。在他空空的行囊里，有一只小巧的酥油茶筒，凝聚着他对藏地几十年生活的感情。回到峨眉山

后，他还时常打酥油茶喝，慢慢品咂，细细回味。峨眉山出产的上等绿茶全国闻名，但他对酥油茶就是情有独钟。一些新来的小和尚觉得味道好，但又不敢向法师讨要，于是便估摸着法师打酥油茶的时间借故上门，以便蹭酥油茶喝。通孝法师心知肚明，但就是不点穿。想到这里，我不由赞叹：多么慈悲豁达的法师！这样的心胸，也许正是眼前这天高地阔的高原赋予他的吧！

随后，通孝法师又在峨眉山闭关三年，并在闭关期间写下很多心得笔记。他的师兄通永老和尚一百一十岁在峨眉山圆寂，他的师弟通禅九十六岁依旧健在，就是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。

起风了，我赶紧起身回屋，却陡然发现，屋里充斥着塑料花、瓷砖、铝合金门窗等装饰。劣质的现代装饰材料与藏式传统石砌外表杂糅在一起，不伦不类，给人以强烈的不协调感，坐在屋里，竟让人有些不知身处何处的感觉。

修建在溪流边的转经筒。藏民认为用水推动转经筒也是在诵念佛经





五须海

回想十年前，也是这个季节，我们走过新都桥。刚到这里，天色突变，豌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。金黄的杨树叶漫天飘零，落在地上的，不时又被一阵旋风卷起，拉到空中，纷纷扬扬，如天女散花。草场上淋得湿漉漉的绵羊拥挤着回家，不惧风雨的牦牛却不肯挪步，在溪水里与主人周旋，牧民们不断地噓着口哨，挥舞长鞭。那情景至今历历在目。那时新都桥没有沥青公路，也没有外表漂亮的民居，但一切似乎与自然更为接近。如今乍一看似乎变化巨大，细细留心，却不难发现这些都是为旅游而有意打造的。原有的文化内涵已退化为符号，看似漂亮热闹，实则空洞乏味，就像民居中的劣质现代装饰材料一样，轻飘飘的，没有重量。

相比之下，我更怀念过去的新都桥，那时，她真不愧为“摄影家的天堂”。

风光如画的九龙乡间

